

吐蕃军队兵器简论

次旦扎西 杨永红

(西藏大学师范学院 西藏拉萨 850000)

摘要 兵器是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吐蕃军队的兵器亦是如此。文章利用考古资料、文献资料对吐蕃军队兵器的出现、刀剑分类以及在文献中的记载等情况进行了介绍。

关键词 吐蕃 军队 兵器

中图分类号 E289.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738(2010)01-063-04

兵器是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旧石器时代,生产力极其低下,原始人群没有力量进行单独生存,只能以群居的形态共同参加劳动、集体获取生产资料、共同分配劳动成果,没有剥削和被剥削的现象。那个时候,人类没有战争,当然也没有为了战争而准备的兵器。但是存在人类同自然界中的野兽斗争的武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阶级和剥削的出现,人与野兽斗争的工具便逐渐转化为人与人斗争的工具——兵器。

西藏兵器的发展,同样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根据已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器物来看,在西藏早期的部落冲突中,已经出现了用于防御和进攻的石刀、石斧、石铲、箭镞等器物。这些器物在平时被当作生产工具,战时则作为兵器使用。限于篇幅,本文在此仅以吐蕃军队的兵器为题,简要介绍。

一、吐蕃早期的兵器

关于吐蕃兵器的记载,最早可见西藏各地的岩画,尤其是在今天的青藏高原西部和藏北地区,发现了大量的以战争为题材的岩画。李永宪认为:“表

现演武的岩画最常见的是两两相对的武士,他们或骑马相峙,或徒步而立,有的双方执盾举刀,有的双方各执长矛作对刺状,有的双方持弩以对,还有的是双方均为徒手角力壮,这类武士常身着宽肩束腰长袍,多见于比较早期的岩画中。而表现战争的画面则多见于比较晚期的岩画中,如在当雄扎西岛洞穴岩画中就有双方战争的场面,武士们均戴头盔,着铠甲,或摇旗呐喊,或执盾举刀,在扎西岛的另一洞穴的岩画中,表现了步、骑双方作战的情境,骑马的一方高举双刀,跃马迎敌,步行的一方则持弓箭或长矛。”^[1]从岩画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远古时期,当地居民就具有刀、矛、弩、头盔、铠甲、盾牌、弓箭等武器。而从岩画的早晚,可以看出武器的发展变化情况,如早期岩画中的盾牌多为方形,晚期的盾牌多为圆型,这种差异反映了武器的发展过程。

在吐蕃,有明确记载的兵器是在止贡赞普时期,彼时已经出现了有箭、刀、铠甲等兵器。据《汉藏史集》记载:

“止贡赞普以前,吐蕃没有刀剑这个名词。在止贡赞普的时期,在叫做普森都的恶地,有木司同母兄弟九人打造了刀剑,称为吐蕃古司刀剑。九兄弟

收稿日期 2009-09-20

基金项目 200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藏古代军事史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5JJDZ245

第一作者简介:次旦扎西(1963-),男,藏族,西藏拉萨人,西藏大学师范学院院长、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藏地方古代史。

的徒弟分为九支,吐蕃的刀剑增多起来。”^[2]

这是一则有关吐蕃刀剑起源的传说,具体情况如何,现在已不得而知了。但可以确定的是,那时的确出现了很多兵器。除了刀剑之外,其他还有弓、箭、铠甲等。《遗训》一书记载说:

“在同迦湿弥罗王作战时,西藏勇士用柱子那样粗的弓,射出了象椽木一样的箭。并说:‘就在那边’。因士兵们看到箭还在磐石上摆动。对此,有人说那是赞普射的,亦有人谓那是属民罗昂达孜射的。”^[3]

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相信当时的勇士“用柱子那样粗的弓,射出了象椽木一样的箭,”这是一种夸张的手法。在许多藏文历史典籍中,夸张的手法很多。但他们使用了弓箭是完全可能的。在这之后,止贡赞普和罗昂达孜(有的书译为罗阿木)进行了比武。《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这样描述其过程:

“罗阿木起初呈道:‘若大王不许吾之所辞,则请授予大王神库中之自动穷刺之戈矛,自动挥舞之长剑,自动穿着之甲冑,自动着戴之兜鍪。以上几种神通变幻之灵物若能赐予臣下,臣可以与大王一试。’赞普一一应允。双方在娘若香波城堡比试武艺之前,罗阿木又请求赞普将头上的铜饰往上戴,将身上坚固的甲冑往下穿。洛昂于是将二百支锋利的金矛,拴在一百头牛的背上,牛背驮着灰囊,接着将牛群放出,群牛互相挤撞,弄得灰尘弥漫,罗阿木乘机冲击。止贡赞普被护身神道引往天宫时,被洛昂抛出的小斧砍中,遇害而亡。尸体被置于有盖子的铜缸中,抛入雅鲁藏布江的中央,为激流冲到江河之尾。”^[4]

在这场比武中,先后提到了矛、剑、铠甲、盾牌、小斧头、甲冑、头上的铜饰品等多种武器,可见其种类是十分丰富的。足以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铁、铜等金属,生产力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贤者喜宴》也说在止贡赞普之子布代贡杰在位的时候,其大臣如来杰的业绩是“烧木为炭,炼矿石而为金、银、铜、铁,钻木为孔,制作犁及牛轭,开垦土地,引溪水灌溉,犁地耦耕……”^[5]可见当时生产力得到了很大发展,冶炼技术飞速发展。金属的大量出现,必然促进兵器的发展。

在早期金属时期,青藏高原的居民就具备了一些成熟的武器制造技术。据藏文文献记载,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吐蕃第八代赞普布代贡杰时期,人们

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冶炼金、银、铜、铁的技术。1990年拉萨市曲贡遗址出土了一枚铜箭镞^[6],据考古发掘报告《拉萨曲贡》记载:“铜镞出土时保存完好,表面为锈蚀层覆盖。器体为扁平柳叶形,尖锋为圆弧形,边缘微弧。有短而尖的翼展,有短而扁的铤。器形规整,左右对称。为青铜铸成,翼展内沿与铤的连接部位可见打磨痕迹。镞体中部略厚,边锋锐利。长3.55厘米,宽1.34厘米,厚0.13厘米,铤长0.87厘米,宽0.56厘米。铜镞经过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鉴定,为标准的青铜组织,铜锡比例分别为83.67%和12.51%。金相观察结果表明,铜镞为铸造青铜组织,其材料为冶炼所得,不是自然铜,成型采用的是铸造方法,不是锻打。”^[7]由于该箭镞的开刃与同遗址出土的石制箭镞的开刃形状十分相似,因此该箭镞的产地基本上可以定为本地。这枚青铜箭镞是在青藏高原发掘的最早的兵器之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二、吐蕃刀剑的分类

吐蕃刀剑的种类很多,不同种类的刀剑具有不同的特点。《汉藏史集》中《刀剑在吐蕃的传播情况》一文对此作了详细说明,现将相关记述摘录如下:

“刀剑的种类,有尚玛、索波、呼拍、古司、甲热五大类,这五大类又各分为两小类,即尚玛分为尚玛和尚杰,索波分为索波和索孜,甲热分为甲热和嘉甲,呼拍分为呼拍和呼若,古司分为古司和古达。”

“尚玛可分为三种,即:止则、果决、尚参,这三种又各自分出一种。尚杰可分为萨噶和萨玛两种。这些就是尚玛刀剑的种类。索波也可以分为三种,即索钦、索迦、索参,这三种又分出两种。索孜又分为甲勒、特查两种。以上是索波刀剑的种类。呼拍可分为色噶、色玛、色查三种,这三种又各分为两种。呼若可分为卡干、卡那两种,以上是呼拍刀剑的种类。古司宝刀可分为九种,即南喀布决、札拉噶决、贡查古决、曲朗涅决、噶尔格觉决、恩托格决、沃查山决、贡果帕决、切尼冬决等。这九种又各分为两种。古达可分为三种,即香噶、香那、萨乌巾。以上为古司刀剑种类,各类中又分为大刀和剑两种。甲热刀剑可分为夏甲、洛甲两种,夏甲又分科科、欧科、止科三种,这三种又各自可分为三种。洛甲可分为

甲宁、噶乌玛、古拉司、瓦尔巴、色冬等五种。嘉甲可分为香玛、香那、米斯三种。甲族刀剑中除了达巴巾以外全部都是香玛。以上是甲热刀剑的种类。”

“各种刀剑实有的特征是,尚玛类的刀剑刀背厚重,索波类的刀剑锋利,呼拍类的刀剑有刀鞘,古司类的刀剑有银色刀纹,甲热类的刀剑能够斩铁。”^[9]

以上文字告诉我们,吐蕃时代的刀剑种类非常多。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刀剑使用非常普遍,而且铸造刀剑的技术又十分成熟的情况下,否则根本不可能有如此细致的分类。从刀剑所具有的特征可以看出,在技术上它涉及到了刀剑的刀背、刀刃、刀鞘以及刀身的花纹等,这是在铁器等金属出现后,金属工具铸造技术提高的具体体现。它从侧面也反映了吐蕃兵器制造技术的成熟程度。虽然以上的文字是作者达宗仓巴·班觉桑布根据民间口传加以整理而成。在此之前,有关刀剑在吐蕃地方的使用和种类,未见有明确的文字记载。正是因为如此,这些材料才具有其独特的价值。而且从新疆发现的吐蕃简牍来看,表明了这种“口传”具有很大的合理性。

三、文献记载中吐蕃兵器

吐蕃军队使用的兵器种类繁多,从新疆发现的木简中,我们见到了一些有关吐蕃兵器的记载:

123 条 唐人矛十支。

124 条 唐人中等大小铠甲(有九眼的)三套。

125 条 锁子铠甲(柳叶甲)。

126 条 短箭弓一张。

127 条 把箭、弓、箭袋、刀、盾交与“下郭仓”部落之细木鲁贝……。

128 条:下郭仓部落,箭、弓……腰带、盔甲、铠甲,(发给?交来?)

129 条 系有彩缯之箭三只。

130 条 从“巴”保管人处取出折断无用者、短箭、弓两张、于阗轻弓三张。^[9]

在以上史料中,记载的吐蕃兵器有矛、铠甲、弓、箭、箭袋、刀、盾、腰带、盔甲等。而且铠甲种类还有大、小之分,也有唐人铠甲和锁子甲之别。可以看出,最常见的还是弓、箭,他们和矛一样,都是比较长的进攻性武器,看来这和吐蕃人善骑射是完全一致的。史料中还提到了“唐人”和“于阗”,根据其字面意思理解,应该指的是武器的来源地。由此可以

推断出吐蕃武器的来源地是不是单一的,除了本土制造以外,从其他地方也可以得到补充。至于是如何补充的?是缴获还是购买或是其他方式得到的就不清楚,不过这些都有可能存在。从第“130”条还可以看出,吐蕃军队是由专人保管武器的,武器进出都要进行登记。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吐蕃军队内分工比较细。

另一支新疆发现的藏文木简记载:

“辗噶尔部落之岱噶拉吉为勤王事,交还物件记录:盾、刀、刀鞘、箭一把、弓和护腕、装石袋、抛石兜、箭筒。”^[10]

这则史料说明了武器在当时是可以借用的,只要用了以后还了就行。很多时候,吐蕃士兵都被要求自带武器或者由士兵所在部落提供武器。除了上面提到的武器外,抛石兜也被当作武器使用。实际上,“抛石兜”在藏语里被称作“俄儿多”,它是吐蕃人最常见也是最熟悉的武器,准确率极高。这种武器被广泛运用于古代世界(埃及、希腊、罗马等)和中世纪各国的军队。它是由一条由兽皮、毛或者植物纤维做成的中间宽、两端狭小的带子。投放的时候,石头被置于带宽部分,然后用力悬转,当挥舞力气达到最大时松开带子的一端,石丸顺势飞出,其杀伤半径在 150 米以内。直到现在,在西藏牧区,依然可以见到这种原始武器。

除在新疆发现的古藏文简牍中有关于吐蕃军队兵器的记载外,在吐蕃木简中也有记载。根据托马斯的记述,在新疆发现的吐蕃木简中,记载的吐蕃兵器主要有盔甲、铠甲、绑腿,也就是用布和皮做的裹腿。进攻性的武器主要有弩炮、剑、矛、匕首,最常见的是弓和箭(有时箭杆是有毒的)。他还提到,在有一节里,见到弓箭手所用的全套用品包括:胸铠、两把刀子、剪刀、弓箭、投石器、箭袋和刀鞘。^[11]有意思的是吐蕃军队已经使用弩炮。托马斯说:“它或许是象古印度致命的武器中的那种兵器。”^[12]但是他没有说清楚究竟什么是弩炮。《兵器词典》的解释是:

“弩炮是一种古代投射武器。这种武器利用纤维(筋头、肠、鬃毛、绳索等)搓成的绳子的弹力来发射,用以摧毁城墙和杀伤要塞的保卫者。弩炮可投射石弹(重达 30 千克)、重箭、外包铁皮圆木(长达 3.5 米)、装有燃烧着的树脂的大桶等等。射程为 400—800 米,而重箭的射程达 1000 米。弩炮由数人操作,每次射击准备需要 15 分钟到 1 小时。”^[13]

弩炮是火器的一种。由此看来,比起刀、剑等兵器,弩炮的杀伤力还是很大的。不但其射程远,而且被当作子弹发射的材料种类也较多,可以就地取用石弹、圆木等,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在古代,攻城掠地是交战双方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吐蕃军队的在进攻城池的过程中,也使用了一些独特的攻城武器。根据《册府元龟》记载:

“李文悦为盐州刺史,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冬,吐蕃节度论三摩及宰相尚塔藏,中书令尚绮心儿共领大军约十五万众围盐州数重,大修攻具。党项首领亦发兵驱羊马以助贼。历二旬,贼以飞梯、鹅车、木驴等四面齐攻,城欲陷者数四。”^[14]

以上史料谈到吐蕃围攻盐州城时“大修攻具”,使用了“飞梯、鹅车、木驴”等专门用于攻城的兵器。从这里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吐蕃军队具有专门的攻城器械,在这次攻城中使用了飞梯、鹅车、木驴;二是说明吐蕃军队中有专业的木匠,因为这些攻城器械都是他们自己做的。进一步推测,吐蕃军队中也存在其他专业技术人才,如做弓箭的、造刀的等等。吐蕃军队经常在战争中抢掠大量的技术人员,很可能与此有一定关系。

现存吐蕃时期的实物中,有一顶非常精致的头盔。该头盔系吐蕃赞普第三十二代赞普松赞干布的护身之物。头盔通高29厘米、口径22.4厘米。^[15]头盔雕饰华丽,有二百多颗宝石和珊瑚镶嵌在头盔的各个部位。在吐蕃王朝统一和对外扩张的过程中,松赞干布征战四方,战功赫赫,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顶头盔,不但反映了他崇尚武功的性格,也反映了吐蕃在制作甲冑方面的高超技术。根据藏文文献记载,在止贡赞普时期,吐蕃已经试制出了盔

甲,盔甲由合金制成,是在铁中加少量的白银溶化冶炼而成,经久不锈。有一件明代仿制吐蕃时代的盔甲^[16],从外形上反映了吐蕃盔甲的形状。

总之,吐蕃兵器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到止贡赞普时期兵器得到了较大发展,吐蕃兵器的种类复杂多样,除了常见的刀、剑、弓箭、矛、盾等兵器外,吐蕃还使用了威力比较大的弩炮,也有专门用于攻城的飞梯、鹅车、木驴等。吐蕃军队有人专门管理兵器,兵器可以借用。兵器来源亦成多样化。

参考文献

- [1] 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197-198.
- [2][8] 达宗仓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M].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72,123-127.
- [3][5] 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J].黄颢,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2):33-34.
- [4]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M].王尧,陈践,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157.
- [6][15][16] 甲央,王明星.宝藏(第一册)[M].北京:朝华出版社,2000:59,72,91.
-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142.
- [9][10] 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 [11][12] (英)托马斯.新疆发现的吐蕃文书中记载的吐蕃军队[G]//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五).王青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 [13] 刘登荣,房立中,皮兆坤.兵器辞典[M].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56.
- [14] 《册府元龟》卷四〇〇《将率部·固守二》页十七·4761上。

Discussion on Tubo Army's Weapon

Tsedan Tashi Yang Yonghong

(Teachers' School, Tibet University Lhasa, Tibet 850000)

Abstract: The weapon comes into being and improves a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ductivity, so does that of Tubo. The paper, by using the archaeological data and documentation, introduces the appearance of Tubo's armed forc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knives and swords and the records in different literatures.

Key words: Tubo; army; weapon

[责任编辑 蔡秀清]